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序

送別序二

送程仲舒序　　直講李公

六經之書其傳也在國有學官在鄉有師長咸[illegible]
乎外人之有子弟者自齠齔以上皆令從而諷誦討論之甚者
探爵祿捷科第者亦趨而奪攘焉則其道不為不行其徒不為
不盛也然自愚而觀之則研一字之所主釋一句之所謂者有
焉探青𦾔白抄撮膚表以壯誇其文辭者有焉至於窮六藝章
辨大制度經權之所在識大中之所歸則或守株而趑趄或面
牆而寘噫自愚而觀之則所謂六經之書聖人之徒亦未果謂
之大行亦未果謂之大盛也蜀之大郡曰綿陽自吾居之其背
可與語斯道而不吾異者惟彭城祖習武昌吳錫鄉宗人貴之暨
平仲舒生以幽少氣銳雅好人物蜀之所謂名邑大都皆歷歷

然徧遊之所至皆交其俊彥顯辯能狀儁然有許子將之志矣稽吾之言東野求書於予將之嘉陽既舉酒為餞因告之曰孔子有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四海之廣後士之富果讀解於知道此自拔之談世得非以禄利為耀戰乎其外為士者科第一捷則譽塞天下後生之徒目玩於是其能無速成之意乎故于時之心厚則勤道之志薄此自然之數也生其循遊其孰交其英宜告之曰六經之道方未大振孔氏之門未為不寒苟方且汲汲焉盡鈞於禄利而忽忽斯道則君子之生世生當躍馬萬餘日肉食數千秋而已哉仲寄生丈甚富學甚積然其以發憤為心故於其行也伸以贈之

送張大參赴闕序　文路公

泰玄曰帝王之道莫大於選賢選賢之義各有其方也故周有俊造之科漢有賢良之舉莫不取經國宏材濟民遠略然後授之以職而使不失其任也唯是選者宜難其人太丞此元炳

山嶽之靈蘊經綸之業士識敏茂聲華藉甚始以大司徒論秀而升于大學俄以春官氏辨材而揚于王庭狗監誦子虛之賦恨不同時天子覽平津之策選爲第一朝士大夫莫不嘉嘆而自策名仕籍解褐仕路凡載佐郡皆有治聲天子嘉其能而自麟臺郎改承奉常雖行路之人悉以慶慰然搢紳之士咸稱其位不充量也乃爲衛率接右賢之日瓜代戍之秋嚴勁已別會稽賈誼重歸宦室則公之是行也排金門升玉堂固其宜矣然鴻鵠之志一舉萬里豈燕雀之所能知也其以禾鶉陝陽獲弓餘重臣言予與余東陵治侔西山半面之榮冥璞僅踰周寶盈篋于篇豈其無一言嘯躅爆吻耶爲之序

送韓崇南遊序　　孫文懿公

識道非艱中而用之者爲艱求其非艱義而成之者爲艱乎也者不駿而已矣義也者不尚而已矣已駭則放放則誕誕則偷漓之用勝焉苟則彼彼則猜猜則離貳之患生焉故秦漢而下

學術者為雜以刑名權謀之術縱交者必終以闔然戕賊之禍風行雷同累累皆是其間非有獨復古議斥去時敝卓然以仁義自齊者幾何人哉語有之一從而和之者復幾何人哉噫道之不幸也如是陵陽韓生識性明挺節行介特幼好文勁唐元和韓退之柳子厚未遺捨筆力驍健有聲於時我聞消其業手携數百言千萬餘言者以售其道時李侯方刻符命出領守牧覽生之作嘆息延與優禮常布等屬鄉里調選議將兒之居亟何適丁毋憂侵寒弗就越數歲侯移節于他郡日書以督其進由是感慨憤激鼓行而東重關複江遠不下數百舍昂昂然茹苦啗辛惟以謀道求知為意嗟呼千里之足伯樂弗顧則羈于轅間矣五奇之材我甚弗聽則伏于鹽下矣特達之士知己弗遇則民于野亮矣若生者道所爲時既至知己者復爲之左右焉前後焉程第之殊擢爵秩之崇至其可量其遠大乎勉之哉吾將賀李侯之知人也

送王勝之西歸序　端明蔡公

志於道者其所以進之之心皆欲而所以為之之或異者嘗明有所敬歟夫意氣廣大者書遺俗而剛介者盡仇世下視世俗屑屑走趍勢利作僕奴女子態狀羞不可近及高亢脫去以矯之往往縱肆自示離道或非之則曰不世人之非而吾非吾異勢利迫哉雖然其所以自高者過甚其下也前有人焉其心安於仁而其發而於中自力於其間以求至之與否遑暇與世人之雌輕重而度遠近吾未見乎自處之重也今夫食飲衣帶群於人者無異焉若而是非好惡之明有以過之之明而不能自為歲時以循其性豈不暗於愚者無知莫殫其力知者或隨何從而作也子之不明用是說以省子中者久矣於勝之之行輒進子之自規老因以告之謹序

送史炤邠州倅序　端明蔡公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業嶸叙為譽

語其竊謂陸生一時之辨非摭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重若手
足之左右捨一不濟剛貳乃適豈特乎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
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橫舟中流指山木以爲楫曰不殆者豈
謂智乎尚有不然借今以爲訓國家奄宅天區文昭武震蕃酋
縱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貽慮生民罹財者豈非邊戎乎四方
大本在於邊猾卒良械逾遣實儉方踰里賦徂及天下而四十
年閒卒老于屯伍械死于藏樂司是者封並雖猾酋以斃變國
舉東禮必託計兵閒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脣相稽圖
目相視較分銖寧盲自我因當得也將恩而不減兵驕而不戢
時之深假近年已來比諸侯愈難其異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
之大抵乃之謀而正者則爲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
去乎將不可忘而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其嘗欲北遊以觀邊
塞勢不及往而中煙受邠諸侯之賢者會當出之首務四方之大
本不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甫屬敘以文

四庫史從事往永州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六一居士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游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

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光耀於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曾鞏序　　六一居士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

曾生稟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予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同前

余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弟達於家居則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擯棄不齒戮辱之若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成而志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戮辱之次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望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饑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

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世賢而知書三子更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與進士試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予君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同前

陋巷之士甘菽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行布韋帶之行其驕榮逸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見乎其

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寧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謙然常若不足于已若守官太學甘服貧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世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于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壽其身

氏子得延之南岳聽其論議而業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王陶序　六一居士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亨貞利與咎凶厲悔吝之象雜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爲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剛

剛也蓄其力視其時知陰淺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詘也聖人於壯决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乱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决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直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寡夬乘其衰而决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君閎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徐無黨南歸序　六一居士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

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楊子聰户曹序　六一居士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天府也參軍雖吏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吏民閒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賓客由河南

出者入不悚於疆去不餞于郊送迎而不避而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習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安言其易如此況所謂參
軍者邪其不辨勒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毋上府望門而趨吏塑
肩以過不揖又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
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及其參於它州郡故為之者未嘗
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素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户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馬驢
出入府門下人因皆視而緊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揚之集
賢學士爾公子為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亦之其能出其頭角
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傑然以獨立也子
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求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
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序

送別序三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六一居士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霞其生為杞梓又居其間得之為人亦稱衡湘秀士生於衡山之陽亦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彩秀發其材則杞梓也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大原公雅識尤正器君尤深初君之鎮秦川也請君旅俱行遂游幽闗以覽秦都貫四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始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每會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用其用者耳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方希則序　　六一居士

家壯以緋衫為崇栅班伯以名聲為寵遺夫軒冕雜人之所甚欲彼豈厭之邪蓋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毅然不以富貴貧賤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有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于數寄時不見用宜且爽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舒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哲賢者乎余自來京都寓調舍化衣京塵奔走覆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齊貢函誦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擠裳摩肩跌擁肩以游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濛泥之游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乃任於有司春席見罷搢紳議者咸傷悒之君方澹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稍裝其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宜言

以爲賠夫妖識字以况乎遠窮倘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爲或覓寡聞者道也余則達人幽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擧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毋報聞罷而歸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况其變遷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晩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躍騰要漢役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諸囊中所蓄用捫豈假于詩言之哉觴行酒至坐者皆發其擬應率然辭不違遑同年異出欲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導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張續李常序　　徂徠先生

孔子之大道爲異端侵害豈不容於世實二十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絶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其後徒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肉虎

動必而狼狽乎賴尊君寔覆地容得免於禍漢人張禹功李遵
道者其居與子不相遠耳目接乎子固知子之所為
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乎二禍來山中而助子楊子
受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殿大史正崔杼之罪殺之
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崔杼之罪知
為史者然猶來如必得誅於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
以往是直不畏死者矣今子攻吾孔子者乎知為孔子者然亦未
知必得罪於吾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見乎子之所得禍如是
又來助子是直勇者乎今年三十七而鬚半白然益壯而氣
不衰禹功少乎十四歲遵道少乎十五歲其文如延六軍而作
敢者嚴猛彌厲張皇膚施可式可畏當與子周旋焉是也以
孔氏之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万物通窮而万世明施之于
事万物不通乎垂之於後万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綽然有餘
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義與遵道直道

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甚汚其必達矣去與進士子餞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送祖擇之序　徂徠先生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予於泰山徂徠相與講論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木石聚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事重爲明復之壽爲予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爲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與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于二人豈有求邪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縕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發義周一世之亂及諸　正十二公揭如日月昭明于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之者覇明復之報爲不輕矣予

經學迷不能布明復然又不可嘿矣務晤物之情也徇道入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狂尺直尋吾死不爲見之孟軻尋邑三公爭欲高爵不佐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月嬋娟見之吏部空嗟李勣徇主從臾明宗元附權激官襯而始斯豈爲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子說縕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宰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遠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爲地而鼎鑊鈇鉞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也非利而行之者也非畏罪而強之者也子所以云姑爲報之賞不乘

定二年七月十五日序

送王規方叔序　　滄浪翁

天之生育於物運動不竭而與疾者氣一而已人生其間百骸
舉止營營有為者亦氣也然有喜怒悲憂愛惡之情變以激其
氣故淫流悖亂失其經而不平由是疾疢生焉必當外假於物
以養之養得則且則無天閼之患寡焉先王之制禮也以飲食夫
婦之法為之大故民未有不謹於禮而能安者此先王愛民之
生也至矣今予自幼好學識所謂先王之禮暨長而不飲酒不
茹葷無嗣不再娶九年于茲果乎人之所難自是而不變反常
好異以為勝絕乎其甚之而又聞善而從見惡而惡未能寂泊
與天為徒使其心氣鬱鬱律不寧而無所輸養索索然趨乎病惡
之場而不踐欲其保天年而立事功其可得邪予惜夫親友不
以禮義中庸之道勉之使移其堅毅之心以學聖人之業從獎
其所難以傷厥生可不悲也予因其行而告之以破異俗之謬

送胡完夫序　　司馬溫公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

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無為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迺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為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既置以為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大舜之舉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庭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其不倚户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聖人之淵源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既中於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與日完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迺魏魏如是夫豈不偉歟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完夫勉之而已矣

送李公明序　　司馬溫公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公明得謝
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又復謝辭徑歸其家天子
謂公明發事四朝清慎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它日比時召入
對賜之坐慰勞之又特置餞宴於資善堂惟講讀之官及龍
注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以終宴天子又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
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為詩凡與宴之官
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冊告老而榮者
莫若漢二疏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是禮
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壽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
古今所未有也公明以為丞相子長為臺閣顯官迨今老而去
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為九卿牧守而性皆孝謹洛陽佳
園宅以數條者又二疏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享於顯榮
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於嘗
侍坐從容請曰兄年雖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為天子少

留邢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與疾而歸是不得已豈知足之謂邢某忻然很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為舉首故某於公明兄弟行也資輩之會某以新去經常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貭設祖道供帳於西郊某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恨可勝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為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涑水司馬某序

送彭學士序　范忠文公

蜀當西南陬曰輿坤坤為文為臣故世有方正柔靜之士作西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后王褒何武楊雄事業皆卓爾唐陳子昂用古道振而時文於變意者岷峩蘊精江漢孕靈須其時克生其人乎祥符四年宋興五十二載矣是邦人新去夾華之呰始漸聲教之澤而隴西集仙公以道藝行誼登王府主上紹休摠秉權綱獨觀昭曠恢大同之化羅三玄之法遂有

昔慈之役焉敢令前驅號欄甚寵子弟帥效檄文不修里有冦蓋之堊家連序塾之盛議者謂文翁玉堂十丈書臺興儒以來未有修於今日者也蓋聖人用一賢出一令寵從之道其利博哉昔湯仲相教生徒上名錄者三千曾仲康選高第至郡守者數十輩時立本朝議外迁孫綸王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夫來量其被教育也南荊須重非久留之地故略而冊述

送孫正之序

臨川先生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

起而飛舞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遺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送之云爾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同前

君之才猶紳多聞之初君職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復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下又得諸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吾滋愛甚於儀今之公卿大夫援儌纂擢躋隙抵巇僥一不愜志則戚戚以悲吾乃嘅然嘆之此家所

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賦畀藏采恬處下列救
而致之朝使相謨謀合豈不若古邪秦漢君請而弗救也

送李東之歸西京序　　王岐公

朝廷有爵祿車服之寵以待天下士之豪賢而可貴可富之宜
其趨者不得止也然而君子未嘗枉道以處焉故觀其有所擇
則欲進之心廉思其有所猒則欲退之心爲銳乎者宜而德充遜
然有遺軒冕而去者雖天子不能以必屈也龍圖閣直學士
部尚書兼侍讀李東之在先帝時數請老以去今天子即位乃
繼上書曰先臣迪相眞宗仁宗勤勞王家年七十二而致仕臣
無功名在朝而年已與先臣等陛下不使臣去是使臣重得苟
祿之罪而以辱先臣上度其不可屈於是聽以太子少保致仕
凡致仕閤門無謝辭翊日特召對延和殿既而賜坐所以嘉勞
之甚厚其將行也又特賜錢千資善堂命講讀官臣王珪臣李
受臣王獵臣孫思恭臣傅卞臣王廣淵修起居注臣陳東揚繪

預其會會止凡六遣使存問賜白金龍綵及給以優俸仍出禁中珍器勸飲者至于再三徐又詔曰先帝遊宮在殯不欲觀為詩勅臣等八人皆賦贈行詩以進於是少保亦自進感遇詩一章維少保大臣子而歷事四朝清貞端謹不汨汨于榮利之事及老而得謝也神氣逾和閒嘗與臣相從容言臣疑其尚少也其家居洛陽有風亭水榭宏深之子孫申申乘朱輪紆紫綬者左手一門茲固積茂行而膺美福者已臣嘗論為臣之大節莫如識進退之分自前世蒙重位綰虛名及臨勢而不知止若靡不取危殆如一有遺榮之興當時皆慕宗操而誦清風至後世而猶有聞此豈諉者常衆而達者常鮮歟上既賜以八臣所作詩乃詔臣珪為之序臣以謂少保之行得天子褒如此其詩將詒諸後而不泯何其盛歟何其偉歟治平四年正月十一日臣某謹序

送通判張都官赴闕序　石室先生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塞寬廓莫易兼資確固動不回辟攝道頭處處紛觀之槩然弗泊乎中安所自存以充其元焉近世養士不以三代之法成就之使其知此術者甚鮮同嘗用是以考質士大夫之所爲胃倩河張侯總之者斯人欲總之仁以治已誠以接物自登科凡三十年而官不過員外郎在哉止治中從事不競勢不倚俗外泊而內静色怡而氣和其辯論正而達其文章博而粹無躁志無褻語愉如也同從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致復得預總之職事支覆參視先有敬鈇誠哉士子之形範而吏者之文墨耳分解獄歸關彼能以賢守而報國者云誰如欲爲朝廷求所以有益於時者用總之則名知人矣

新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六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百六十七

序

送別序四

送滕寺丞之官序　　韓南陽公

予友之良曰滕君輔之被景祐戊寅詔往官于單且行矣以古人送言之義責於予予既難其仁又重之以訥故退焉以序贈夫玉之璞辨乎其溫軟乎其堅而卑入于用則良工必爲惜之人之性湛然其純穆然其和放而不大以學固亦君子之所歎惜也玉之璞必追之琢之而後器可成也人之性必脩之發之而後道可入也若君之性其至乎而能追之以學琢之以文器之以道將何用而不適哉慎無置其璞以爲良工之惜歟乎哉呼係於時而已非予所能必也勉之景祐五年九月日

送丘次公序　　寺丞京公

君子之道有不知性而成者未有知命而得非道者焉蓋有不

學之人吾性自有善端莫能原之因其美而長養之美性足以勝其情則其心沛然自得仁義之間有雖好學而昧性之端者是以有不知性而爲君子者然而不若知性之爲通其成爲君子者天也天之所以生人其人才且德焉未必富且貴也不才且不肖焉未必不富且貴也此天命也若不可得而推之亦修吾身安吾分以俟天之窮之達之壽之夭之而不自眩吾道可也其成爲君子者我也知性矣知命矣因知時也古之人有可爲之時而不爲者將以救後世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是也其詩曰不伐不求何用不臧有不可爲之時而欲爲者將以救今世也孔子之歷聘諸侯是也其詩曰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有可爲之時而爲者以道濟天下也伊尹之自任是也其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有不可爲之時而不爲者樂道而守其身也顏子之居陋巷是也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以

子之詩雖異其心一也今吾儕小人行於寘爲過莫若知命之爲良東海吳公以名進士仕宦十有餘年動輒齟齬人皆惜其佳士而莫能救其窮者予雖見其知命故又致此說以送之

送監征錢宗哲序　郎中強公

人心之仁夠有也然而不能者利奪之爾關征之吏探囊發篋索人之隱其心豈素不仁哉蓋冒貨格誘之爾今有司之令主關征者月校季比歲終會其課視前歲之增減以爲殿最課增有厚賞雖欲援虐之不至仁何預我哉浦陽左邑爲窮山商旅之過發者少道若邑故關征之官常病歲課益張其防伺人之來闖有一觸者則沒倍褰籍倒筐篋筭錙而去聲言大設機待獸罟則不釋故商旅益不來常歲之課益不登獨錢君宗哲之莅是官其術大抵本仁謙且曰商能商之術在寬不在急急則吏與商爲表裏將寡取其贏而私納一貫則商宣其輸官而吏與以爲私計宗哲持是術凡商旅之過者必義減其數而征之一錙是皆願出

其塗而常歲之課創登華表四方之商率稱一而抵爲材倍文浦陽
俗善織凡捕吏者指此邑爲膏潤其空屋以來孫而裝而歸者
前後或相繼獨宗哲解官去家儲亡擔石走貧而隨者皆六世
賜書與父祖誥軸一邑之民愈以宗哲爲廉吏宗哲嘗語予我
高祖挈東南之籍歸大平始有功王室子孫後用一皇言登科選者
一門凡三人故家聲益大于當世今我附隨繼紹列冗官苟循
規歲課覬貸格之及寧獨媿吾明抑亦不勝仕宦之羞耶故
學不喜章句仕不圖右進惴惴焉惟弗紹家世之烈爲懼以是
宗哲能文善詩卓然有遠器噫能言宗哲之材而不能知其廉
者四方之商也知其廉而不能知其文者一邑之民也知材與
廉而復能知其文且仁者予也於其行拄取行商居民誦以爲
序云至和乙未三月十一日浦江令强某幾聖題

送王君玉序　西塘先生

觴深之淵舟人操舟若神沒焉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不知求

之爲可懼而無以拱其内故也使之慄慄懼維滿池之夫不敢

而頭步不進矣況所謂漪波駁瀾没而復操者哉道之於天下

非特觴深之淵爲阻且大也昔之無畏者以身爲舟以仁爲人

以禮爲楫以義爲棹以信爲維以天地之内爲淵以智識爲知

津以詩書爲表以直勇爲檣帆以忠順爲儔侶以耳目手足爲

僕夫以至誠不倦爲混混不舍晝夜而以神聖無爲爲所適之

國也洸乎猶佯浩乎無涯而無所不到矣雖有横波旋流驚濤

巨浪視之猶王陸也其胡跋於祝融之峯而星毫於碣石之足

左檝龜蒙右拄桐柏洞湧處下震爆起上而目視不瞬神色不

變雖有長鯨巨鱷虎爪而鋸齒視之猶螻蟻也則操而没没而

設換焉無足怪也昔之人有爲是者仲尼顏淵孟軻是也仲尼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天喪義亂禍敗之餘思欲手提

文武之緒而振起之其自視猶反掌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陳蔡之圍七日不食[illegible]之兕虎而守以全

華從者病臥莫能興起方且援琴而歌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其簞食瓢飲在於陋巷人所不堪之憂獨無以改其樂孔子學舜文王而終身皇皇濱於危亡顏淵學孔子而栖栖如也甚窮若是後之為身謀者鮮不以為也深戒而孟軻乃曰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夫以眇然六尺之軀無錙錐之地可以為資且簞瓢扶茹去死一間而所以制行者乃欲上與堯舜攷有曰彼我皆人耳何為而不可軻之言亦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我猶不免為鄉人哉其所憂也夫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堯舜而三人者一旦皆欲與之齊而中心無以憚畏也壯哉夫然後能為無所不到而出言吐氣皆可為經法則充筆故簡容易傳記而万世之下以之衣以之食以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日月以之光星辰以之序陰陽以之和草木魚鱉以之咸得職所以舉乎以育一不用其言上下倒錯日月星辰乱於天草木虫魚齊於地

爵祿良人人將相食而破家亡國妻孥之不保而身為魚肉矣後之人以為三人者真神聖人也殊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故夫欲學道而不能無畏如仲尼顏淵孟軻也此猶肉身無骨而欲立也大畜曰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惟富貴貧賤吉凶禍福之際此世人所以感慼喪心或至志殘形殘神者其誰不然而三君子者視之猶日夜之相代乎吾前蚊蚋蛾蠓之觸吾額而去也無以動乎其中非剛健篤實而能若是乎是其得喪與否者而旦暮生死所以操之者無少已此之謂強不息也若夫不能無畏者不然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是欲貶損聖道然後從之士觴深之淵為汙池之水而舟焉可也求所謂操之若神沒而復操者非特坎井之於天地為相万也一李氏之牢能使夸求為若曰細人之行而齊卿之位足以動公孫丑之心所欲為

者管晏而已宜其於孔孟之門畏懼退縮望之而喪氣流汗也故孔子於求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於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此其所以日侍聖人之側而終之不入也王君君王其生堂堂氣剛而語方省親真陽吾一見之望其眉目而知其可以為無畏者問其年曰二十有三是其少於顏淵之卒八歲而剛方近焉然則使君王不為顏淵則已欲為顏淵孰禦焉潛乎吾方欲與之遊而邀以侍親告歸故為君王道及是君王之歸能思吾言則能為孔子之舟是舟也居則潛已行則濟物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惟能與天地萬物同於一流出沒生死與之偕焉夫然後可稱於善操舟而無觴深之淵矣　熙寧十年四月十潛日福唐鄭俠序

送雷雅州序　　左丞蔣公

今之善論天下事者必曰禍在夷狄不知夷狄不足憂吾刑器竊謂守而抱之可以坐究往年西兵嘗詔諸將死難失在無備

繫人心不爲寇移近日河北盗起戕殺守吏屠戮人宗族淛右
蠶賊接隣搖動盗未滅宮幃之變恐駭天下人人無自固心蜀
是時雖欲用利兵堅甲爲護守之謀安可得也天下之事不在
奧伏在乎内患之術爲朝廷處患者未嘗思之孽芽已萌不當
制誤甘蹈覆轍然後圖之悲已之策將復傒不知所從豈不可終日夜
徒爲奧伏憂夫復何益去年備蜀之議大臺出於不思益甲完
城止以資盗卒起引蠻爲朋闔明白守中外騷擾敵在左右縱
有善禦之將使之何以抑其勢不思撓蜀不在蠻在於郡縣蜀
之郡縣徹困久矣天災焚煎毋孽過於虎狼刁事剽擄老幼悲
手待死人人喜禍假蠻爲唱聲言賊兇在蜀以恐朝廷朝廷遂
以爲必然移官補將控其來衝反不覺饑饉害民養活甘往
斧而又益卒以胸食暴計以拜奪筆何戈甲以駭其耳目大張
聲勢以速其姦心蠻未息蜀之擾已召矣惟在撫蜀爲蠻衛那之
守曰吾當俟雷寛之行大臣鎮而天子用其才實侯向爲天下

起今臨一州爲有餘州有警急雷侯勳之必不失其術雖蠻無
事朝廷不必憂然恐後日之邊郡不在於蠻則卒然之變雅州
必不能獨支矣蜀之事蠻不至爲休戚雷侯之有不止於一州
一州之勢無以制蜀思善慮者思是而改勳之使吾雷侯得盡
其術以施於蜀必安吾民則蜀爲無憂而蠻之職亦自戢也賤
遠之人無階而進其言聊序於雷侯之行毋幾或有聽者則蜀
安矣

送胡完夫序　學士錢公君倚

予聞江出岷山其源之微若甕口焉及其至也浩浩洶洶爲朋
天之浸縣環數千里爲到海之瀆其澤乎人而利乎物爲瀆川
之冠是何也流之弗已而益之者衆也宋因唐以進士一科取
天下士爲最廣而科之最上者五人獨得貴官自祖宗以來未
有改也論者有是其選之或差而鬱其人之未稱一日相與謀讓
而變更之既已完合矣而吾鄉完夫出其選呼其幸也哉其非

寺也哉雖然學謂子之胷中所自有者是子之岷山也學之旁
是猶適丁其事會之時歛手一官孰為重輕是子之壅口也以
子之岷山順而導利之以子蘊之大而擴充之沿子之流使日
達乎子之益使日衆茲而後乎見子之澤乎人而利乎物也茲
齊後子又見子之發乎天而到海也儻弗思乎是而謂始仕之簿
書猥弗足於中是則非子所敢知也以子之賢其知所以自處
矣乎子又何言而子退退焉索言於予予於是為岷江之說焉予
非好言者也

艮說贈章表民　學士錢公君倚

世有章子表民懷其文負其道以仕仕為小官不得志一止而
不復犧七年于茲矣有勸之仕者章子不笑則怒不怒則辨莫
復有言者以見於愚愚謂章子曰章子學易知艮乎愚嘗聞胡
子說艮愚請為子言艮之說胡子曰震動也以象云則雷也艮
止也以象云則山也君子之動法雷者也君子之止法山者也

然聖人於艮則予學而教戒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於震
也獨無所教戒云者何耶是書有其說矣君子之動法雷者也
夫雷動而有聲所以佐天地發生長育之道者莫如雷焉當雷
之發生雷則隱然韜聲於無常而勾萌飛走莫不感遂及夏之
長育雷又闐然宣陽揚威以鼓舞震驚就成天地之化至於秋
至於冬化既周矣功既完矣雷則莫然收聲退藏於陰復歸於
無故雷之於動動而不失其節者也君子之出處語默如雷而
已矣何教戒之爲也君子之止法山者也若止則不然至隆崇
者也至嚴重者也一者而不拔者也正而不更者也君子有時
而止焉如山之隆崇可也如山之嚴重可也如山之不拔不更
未可也如山之不拔不更則是伊尹不聘湯太公不佐周孔子
不去魯孟子不適梁也故教戒之焉曰時有可止而止焉有可
行而行明者得之足以因時而有立昧者失之所以自放於迂
淋長往而不返冥行禁死無銖兩之勁可矜也可悲也吾不甚

於聖人教戒之說也今章子固學易矣然則法雷乎法山乎如
法雷則雷之動固有其節矣如法山則聖人之教戒胡弗遵且
章子以為時可行乎則固仕矣以為戒可行乎則今之所謂賢
有祿者皆非耶是孔子之時何時也孟子之時何時也彼猶且
規規奔走而不悔者以已懷其道哀斯民之不被其澤徒已之
道有遇而施焉則澤漸於無窮化流於無窮與夫其空言不一
遇而死孰得孰失孰輕孰重哉其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三月不仕則皇皇如也此何也惟恐已時之一失而已道之不
一施也艮之說然也孔子孟軻亦然也抑愚又聞為從仕者有三
端有為道而仕者有為貧而仕者居三公九卿列大夫郡士之
職苟可以行其志伸其道者此為道之仕也抱關擊柝乘田委
吏掌故執戟苟可以活其身存其志者此為貧之仕也今章子
上則不欲為道之仕下又不忍為為貧之仕無一田以歸無一
廛以居鉗舌束身茫然自固持此欲安之乎噫如雷之動乃可

謂賢如川而止道未必完下爵上位章子疾起污隆從時章子疾馳卑愁窮苦何以以勲官無鉅小要必伸道位高而伸章子之仁位卑懷祿章子不辱命之曰艮說以遺章子

送康侯之官序

湛水先生

以爵貴者爵存而貴爵去而賤然則非身之誠貴斯爵之貴也況以祿富者予之祿而富奪之祿而貧然則非身之誠富斯祿之富也已無它二者在外故也莫貴於有道天下莫能賤莫富於有學天下莫能貧無它二者在內故也故君子之貴在身而無取於上君子之富在已而無俟於它人有恃其貴而以色驕人者是宜告之曰無然爾姑視其內有可貴者乎有若其富而隶然自以為不足者是宜告之曰無然爾於心腹何有哉如是則貴且富者可以無伐而貧賤之士可以不屈不愧矣康侯有道有學而若于塲屋又以衣食之勤流入于武吏慮其心有不釋者書此以贈之

送汪德輔序　　溪堂先生

古人之學也爲道今人之學也語言句讀而已古人所以治氣養心事父母畜妻子推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非道也吾之所學固如是也讀四牡之詩得君臣之義讀棠棣之詩得兄弟之義讀伐木之詩得朋友之義讀采薇之詩得征伐之義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以學詩者有得於此也讀堯典之書得舜之所以事堯讀說命之書得傅說之所以事高宗讀禹貢之書得禹之所以治水讀洛誥之書得周公之所以營洛其有爲也其有行也亦若是而已有問焉則曰吾之所以學書者有得於此也以至易也春秋也二禮也孝經也論語也未嘗不學焉其有爲有行亦未嘗不因其所學也甚哉今之人不善學也問其語言句讀則曰吾嘗學之問其所行所爲則曰吾不知也嗚呼語言句讀果可以爲道乎哉吾友汪信民可謂善學者矣身不滿六尺而勇足以奪三軍之帥布衣韋

食而享之如芳鐘之祿不出戶庭而周知四海九州之務其爲學無所不通而尤長於經術自兆與余遊以至擢進士爲天下第一未嘗有間言余得長沙學官行且有日矣乞余言爲別余固以古人之學告之庶幾從其學者慕古人之學而不溺於今人之學也紹聖五年三月二十日序

送張叔毅序　東平呂公

吾嘗觀聖人之道其所以與百家異者無它以其周而已矣獨觀靈源以反於一稱天下之物無足以易吾身者此足以爲已矣而不足以爲人嵩高以焦目以憂天下爲已任者此所以爲人矣而不足以爲已是二者皆偏而不能周者也今夫人之所賴而生者真氣也運動流通出入形軀一支不至則一支痿一指不至則一指廢善衛生者抑其所有餘扶其所不足均平導達期於周而已矣道之爲周也亦然內必有以爲已外必有以爲人方其爲已也有其裏必有其表方其爲人也修其本必修其

未若陽之為天而生殺之代施若陰之為地而剛柔之兩立表裏本末無不備者此所以為周也昔之論道者其幽而獨化則稱之以不過其泯變而居寂則止之以不流要偏而已矣彼百家者豈有出於此哉其所以異者見其一不見其二得其下不得其上餘而不知損不足而不知益以為己則有我而無物以為人則流入於兼愛雜聒而不知其救溺於不周之過也豈免於廢哉吾聞若言也久矣幽居以思博觀以學平其流有餘不足而疏其所不通以求蹈之而未得雖然猶自意焉而不敢已者也吾友張君毅好善而不倦忠已而不欺常舉之以其徹而知其若無不可反牽之以至難而其居若能安此有受道之質者也於是與之勉繹要於其行也求寸言以規嗚呼吾復何以規君哉道吾所聞而未能行者相與勉之而已矣

送王漕子

東平呂公

古之君子閎天下之理博取高積而居之以閎深此其成功數

有不足以計其富而形有不足以擬其廣而愚耆得其過其中猶
薮莽之燼烈火燄然而已矣自其微名之謂覔自其覔之所居
名之謂之容而世謂之有量量也者具器也容之分有大小猶
器之大者所受不可以小而其小者所受不可大也今夫七外
之散望一外之爵則嘐然而大矣然而不足以當山罍之有也
六外之觶投一合之龠則倍然浚矣然而不足以諭大倉之積
也豈特散與觶哉抑又有大者則錐山罍之有大倉之積亦不
足以言之矣然亦皆可度而知者也若夫觀江海之浸天地之
藏則人徒知其大而其所受之多少廣狹不可度而知也人之
於量也亦然鄉閭之自好者畜中而詳外與夫涂巷之人擐狙
而衣冠不可以觸者固亦有間矣至於閭先生長者之風則自
好者之爲量未足多也推而至於聖賢之極則豈少於江海之
浸而天地之藏哉此所謂數有不足以計其富而形有不足
以擬其廣者也古之君子以爲如此者非一日之積亦是學以

衆其書治以疏其礙盡以究其宅其爲德也孝友而喜其所謂賢與容而有量者特以其善惡喜得喪之不能變而名之云爾嗟乎天下之沉於外物而自賞其中也久矣求所謂寬容有量者後之遊豈易得哉曩余少適四方遊京師略交天下之賢士大夫而側聞其緒言以謂今之寬容而有量者莫如公待讀張君唐公而恨不見其爲人也其後得交唐公於淮南於茲十年矣觀其仕而不爲之喜已而不爲之慍雖古人無以過之以其賢人之善而好之若不知其齒之先後而軒裳之在已也其於不肖人亦有以過之使辨莫得其親疎之意殆今雖老也猶學問而不厭乃知非特其質之美抑有以鄭而大之也比來錢唐乃得爲公之屬吏公不以其愚且賤忘其執而下交之服役於左右且三年不可謂不習矣以公之才德發有聞於天下其遠且大者豈不肖者之所敢擬而度之哉惟有外物不能以喜慍於中而尊賢況愛不失其交於外其所謂量者何其似於唐公也公必

而位於朝幾白首矣既而中廢且十餘年昔之同舍出入於鈞衡之地蓋已數矣其再起且數年並進而獨外若又多矣而公獨更須使之久今又使於山東議者莫以為非所宜居而公處之自若也所謂憂者得喪之不能撓者此非其資歟雖若古之聖賢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蓋未始一日不進也公亦學問而不厭者以今日之至者如此則後日之所處也恢恢然豈可涯也哉其於行也道其之所以聞風於古人而親得之於我公者存以送之

送[illegible]林趙守序　　編脩劉公貢父

天下大郡方千里小郡數百里太守之重興教化一風俗是為分天子憂者非賢豈哉由五嶺以南自古棄以為荒服崔敖新不及然今則冠帶之民郡縣而治矣然方之內郡王化之覃導風俗之敗雖固有間矣則其可憂者且倍之太守之選又益重哉然而士大夫越而不往何邪昔伊尹耕有莘也欲居充裹以謂

不陋今太守之華朱輪五馬之富非直布衣也冠帶之長之九矣又有開府雖在一身以利百姓以謂賢者樂之然而陋爲是非獨大人之徒也治民均也已得其未淳治者必憂同也已得其甚可憂者將非材士君子之願乎楊侯之役在鬱林鬱林以古名郡也上之所以待楊侯者擢之百千人之中楊侯之所以報上者亦有以出乎百千人矣故受命不以遠爲辭不以陋爲解於遠方之人受賜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七

序

送別序五

送賀推官序

浮休居士

其名之不正未有如今之甚者也刺史縣令不得治民將軍司馬不得治兵僕射尚書不得治省郎不得治寺員外郎中皆治僕射尚書職其不當治者使爲之其當者不得爲以虛名領實事或數日而去或一月半歲遠不過二年大抵去矣如是天下之事欲純治不可得也猶獨有一事可書者觀察節度使不得在領縣令得在縣又卒以三年代去是縣令得專施設過於兩使遠矣然自三四十年已來又出京官知縣事與令雜治之令雖不絕名稍移領他職去然在縣者猶常多近以緒紐于不甚趨伏塵中又生某職官知縣事凡世之得與舉當爲縣令者莫皆厭舉今時欲得職官知縣無趨伏塵中由是以令治縣者舉一

路旃幾世夫知與令皆得其人治無異也然天下之所以可為
者以有名分也居而不可易者謂名取而不敢過者謂分君尊
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倡婦隨崇其名故安其分令有人
見勿則可矣名何為哉曰謂兄曰弟謂弟曰兄亦可乎故孔子
得位所以必欲正之也予故人賀勉字思中由進士第掾幽府
三年得舉選頼州團練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大名之魏縣
由賀君觀之頼州團練推官所居官也秘書省校書郎所試職
也知縣事所領事也官以正試似兼皆無與其事知必攝願專
領之亦可惟夫為正者既不能正也賀君處之亦不能自辨也
曰吾知食其祿任其責而已矣吾君命我者吾將如何哉非獨賀
君也予亦嘗為之亦曰君命也吾將如何哉以予與賀君觀之
天下之居官任責者皆可知矣賀君清長自見士也早與予胥
太學為同舍迨今已十餘年矣晚復得之於臨暇日與論當世
事甚詳切故言之及此也然其行矣欲求其可言者無可得言

嘗沉思其爲人也乃有所言者晏子長不三尺相齊而三世顯名諸侯張子房脫高祖於困阨而終得天下其未之識也以爲良䰡梧奇偉丈夫也則子之望於吾子者盡矣其他又何言哉然吾子以爲如何

送游珪長官序　　浮休居士

孔子嘗告人以爲政之方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誠哉惟忠所以信民惟無倦所以成務游君之爲河東也朝食於廳事之上夜寢於獄門之右如是者垩三歲雖家人僕吏亘若弗堪而游君處之晏如也河東古劇邑自新法之行天下併省郡縣河中亦例省永樂河西之二而歸河東爲一則河東之民事已可知矣又陝西營田於田其地皆在河東則河東之公事又可知矣每盛暑游君伏汗坐文案中則子方臨大河秉清風於心猶將有未快既而返思游君之勞則赧然慄慙視而游君終以不倦從公事以忠從民事公事齊則凡爲下者信而服故三歲之間

廷無讒訟獄無殺戮兇下無謗言上無怒色今得代而去法當進秩京省以游君處之足以謂之榮以僚友望之足以謂之美游君在予為前輩少居京師棲貴人之門聚徒講授晚得一第其心已柔又有子成立亦以進士策名同力仕進若是則君雖老尚未可量也文淵嘗有言丈夫貧當益堅老當益壯今游君可少壯其心矣勿從而柔之也今將行矣責予以詩予以為詩者雖主於風而處其不能盡言故為之序其事以貴焉游君其省之乎

送潯陽周主簿序

學士王公補之

潯陽周君其即其所居之後小阜之上立屋以為亭而亭之上所見最詳者廬山山之顛與夫蹊蹬淺隮欹絕嶇出而煙雲卉木死華態度朝暮遷變奇詭無極其近則竹栢欑櫳高下掩映而外連市邑華樓鮮甍赫然改斲聳其勢崢嶸其氣豐蔚皆可愛也然自下而登者必排蒙翳披榛莽而問關詰屈而後至臺

其地又不寬廣故其友或譏其隘或病其險而周君語之曰吾思所學於此而樂有可樂者則四顧景物之勝亦足以寓焉則吾處之逍遙舒豫乃若寬且平然不知其隘且險也於是取嘗語於其友而名之曰夷亭又撫其語爲書以諗於予而求序其意予得而歎曰富矣周君之言予聞古之大丈夫其中既有以自得而樂之則其於出處趣舍語默之際常視約如泰視卑如崇視窮如達視憂如顯至其泰則復不忘於約崇則復不忘於卑達則復不忘於窮顯則復不忘於憂凡從於事莫不皆然而夷險之間將其一端耳周君之智能爲是語則有不能廣於其實乎能自知於此則有不知於彼乎富矣周君之言也周君惇雅好學君子也觀其所作與其語其亦將能爲古之大丈夫之事也歟予亦欲俟其成故樂爲之賛其語以爲夷亭序治平改元後五十日也

送秦覯從蘇杭州學序　宛丘先生

柔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堙寒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鶗鴂號狀之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鸖之呻吟也嘻柔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蓋有介然者而頑焉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辭柔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都國殿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万物之休戚於其言瑞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鳴乎以相求子亦窮矣柔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

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尊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太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効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襮其源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

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送知榮州董正封序　賢節先生

劍棧磨雲子規催北客之歸者蜀山之古道也故成石龜望汴都之鬱葱欲吐胷中之奇躍焉而去者董使君之出蜀也使君之行扶老携幼擁旌旗之先欲去不能欲孙不忍疊疊而相隨者咸恩之民也相與言曰惟天之惠顧西南勞我疾万里來不鄙而曹勤日以治我有疾苦惟史君之醫我有飢寒惟史君之衣食我有子弟惟史君之教史君固無心於德我也我將何以報德乎欲持劉寵之錢以將勤意則史君之清雖一錢必不受欲載洪規之土以實後橐則史君之廉雖塊土亦必不受吾聞古人贈人以言贐約以此於是有越次而出者欲祝之曰山寒雪清遠行辛苦忠孝之人行矣鄭重有經驗而進者又欲祝之曰功名乘時異日持斧觀風眷眷此邦之人願無相忘捨是有厖眉老人聞而笑之以謂前言者祝疾以自愛後言者以愛物

可也然意何其協耶夫人有劝存之志銳始而怠終者皆是之下公
篤故也有雖全之才務大而遺細有養之不至故也侯之治榮
始終不変君子以為善政而今而後推已之志臨進退之大節
全名自高白玉無玷然則可以息終乎何不視侯自愛者以此
也衆於是同富哉斯言淶筆以告執巾者惟北溪野人為宜野
人者史君倒屣而迎之者也其拜命曰唯唯其何敢辭敢序以
告史君當復笑曰愛我哉王某也年月日叙

送伯強序　　樞密王公

愚嘗患天下之士文足以起其華而孝不足以充其實學足以
充其實而器不足以勝其用蓋嘗取友於天下得之以文得之
以學者多矣而得之以器者才一二人而已耳予重其文喜其
學則必以大器而告之然亦有告之而不我樂者也予讀伯強
之文如適官軒聞咸池大雅之音洋洋其和如立嚴陛聞于官
璆珮之音琅琅乎其靖觀伯強之孝指數三代兩漢間如今日

事少予心之好采言過伯強雖不吾求吾猶將抱大器而歸之況伯強請之如此之勤邪夫文非吾文學非吾學苟天下之善而常若不足者豈其大器數謹持此以為伯強贈云

送周茂叔殿丞序　淨德先生

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於人能自知不能必知於人得乎中不牽於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在己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必遷其思索必反其趣尚故能比人之分聯於義利取舍好惡交攻競鶩而最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世予嘗持是說以觀世俗情僞而慣君子之所不能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荀卿氏推尊子弓楊子雲珍君平貴仲元而乃知君子之道雖晦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然則道人之善而有譽於世非佞也公天下而為言也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

賁育之力亦莫亢其勇潘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以遠擴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亦自謂尸俯仰不作用捨惟道行將遯去山林以全吾恩其信道篤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知之其君子之所不能歟以君子之所不能於君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與言其然惟不知者亦可與辯其不然亦庶乎道人之善而不為彼歟今年夏六月官滿南歸士大夫皆文以送惟既序文繼以詩

送張安道赴成都序　　淨德先生

淳化甲午歲蜀冦亂今六十年矣無知民傳聞其事鼓為訛語譆譆讙譟驚駭萬口一舌咸謂歲次于某則方隅有不幸然自春抵夏未嘗有是疑聲秋七月蠻中酋長以知高章聞于郡轉而聞之益雲南疑若少動歲凶之說又從而沸焉搢紳從而信之焉西南一隅朝廷重憂之矣天子於是命我公來帥以全蜀安危付之陶世居其蜀識其利病竊觀朝廷擇蜀之意大抵謂地宅劍

外有山川關門為限有貨泉儲蓄為用自昔王室不綱則權臣因而據者是知蜀之可疑而不知蜀之順治繫於中國盛衰也彼乘釁而起因危而守者是頃刻之暴亦爾一旦中原有主則奔服投竄不暇王衍孟昶輩是也方今主上神聖法制純一風霆德流浹民骨羈縻捍守而統之制兵而維之蜀固不足疑也而歲凶之說其亦怪乎自蜀自偽昶納土而後朝廷以為新國凡百號令撫而有之郡縣之政姑息苟簡三十年間弊寖以大淳化之際經制盡矣賦稅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武備日廢而不知講盜賊日發而不知禁是故野夫攘臂以取州邑其易如拾芥然則甲午之亂非蜀之罪也非歲之罪也乃官政欺惰而經制壞敗之罪也今則不然賦無攢斂刑無濫罰政無暴民無營力于農則歲豐于業則財羨惟安和是恃遊嬉是亂甚者以至外饑寒而競逸樂備繩以資罰而驅之於盜不忍為也士兵之精于郡者其大率柔亦而多畏尺而不足用豐衣飽食

務完其生以保其妻孥一夫大呼而覬其相從不能為也吏兵之來戍者必為休息地至則納其服食貸人以緡錢而息倍稱之息加以法制素定悉所禀畏一有小過刑而歸之謂其有釁不敢為也今觀於時則大異驗於政則甚者審於民則自安度於兵則無狀而曰雲南可慮斯又不然夫大理至南詔南詔至益其地相去數千里山川險阻從而可知然二虜雖大皆順服之國也朝廷亦嘗有息以廢之今乃捨部族之常居附道賊之餘黨歷險隘之遠道以謀入寇彼雖蠻夷亦知其迂而不為也竊謂蠻狄之性好詐而貪利卭部諸蠻平時以馬貨我朝廷務於懷遠所償必倍彼類亦諭其意得非仗寇之釁矜己之忠而徼我以重賄故必謂之詐備或闕焉必謂之信其訛尤甚信與詐皆而勿論可也然則閭閻之語不足信雲南之警不足憂今之好帷者必曰歲當然無乃溺於用數而昧於知幾乎驗之以人事明也甲午之歲誠誕矣公為國巨賢德業濟時有廟堂之才而

施設蜀如戶庭西蜀在有以撫御統馭之道而置之於安也

送程公明序　道鄉先生

客有問曰朝請郎程公歸故鄉三年通者趣詔將以轉運使起任陝西被服德化者雖感動嘆息不欲其去然且撫掌駭異目爲榮觀不識程公之所以勵此果如何耶愚應之曰自衆人觀之固已爲榮矣意者程公之素蘊則非特如是而已也試請言其梗槩夫督餉輓計貲儲察官吏之能否詢生民之利病至於招徠流徙勸課田疇理獄訟之冤提薄領之要是皆轉運使之任也大君子之初爲亦可槩見於此然未足以盡賢能之素蘊焉今人之目程公爲榮觀者必曰注意出宸衷也必曰掄材膺重寄也必曰邊候待之而肅清也必曰軍儲待之而豐衍也語其風稜必曰吏心之所畏也語其聞望必曰國論之所高也語其好畫便宜必曰行將若李唐劉晏也語其能均饋運必曰行將若川蜀孔明也凡如此言也類皆爲程公之表談愚竊笑而深

疑之何則衆之所言者特程公之緒余亦固優為也若夫則爽矣而程公之所養則高明宏遠固又有大於人者豈一方之奇異足以盡夫素蘊乎意其自有器足以周群材之用意其自有識足以照万事之幾意其有德足以厭四海之望且欲排金閨上玉堂優游從容不動聲氣而翼亮天維斡旋化樞矣但特使節而已耶況聖時用人率以不次而升朝補袞類並豪傑乃擢紳大夫得志有為之秋也愚不佞竊謂程公之此行烏知夫之所以副羣生之望而特起之乎夫天下之人有待於察前而得擢人乎暫屈使星許膺制綍權閫遠業未易量也然則鄉人自陳公奉使為榮觀而未足以盡程公之素蘊愚不得不備道而辭言子蓋思之客曰向也識之面而已今也得子之言而知子之心且使鄉人之知程公負朝廷之重器而不龍會遇指日可待焉幸矣幸矣

別高都諸友序　芸閣先生

自子得冠鄉俗氣孰去有故人傲世之眞辭自予得仲父心志矯激而不苟毀言於物自予得退仲言不敢離法之頃刻行不敢違道之尺寸

自予得正夫憤激愁怨起歡悲樂之來如浮雲春水未暇瞻視而倚已
消釋自予得明叔其心嚮義常欲竭歷而救之予求交都從此五人遊
得此五人益而亦竊自怪以友於天下而不意五人者皆聚于此也求
友之法始拒之太深則後有善而悔於復交始與之太密則後有釁而
不可以絕此世所共敝也予欲觀其操履必飭之又處欲澈其趣向必
棲之以議論欲觀其器量必試以非意之事欲觀其所守必臨之以禍
福欲覵其誠偽必辨其參互故處獨人而討其短不可謂忌斥其明庇
之私不可謂直可為而亦不為不可謂諛與善而過稱不可謂延譽齎咨
漸泣閔人之窮而不以力援之不可謂仁遇事許可而不卒成之不可
謂義予以此求友故得五人而友之五人者又皆有益於予是予求友
之不誣也冠卿遠為千里官海淮孤客其會固不可期仲文去我守官
於邊退仲去我而守僻邑獨正夫明叔有里巷相過之樂今我又自合
二友而西遊于富喜此五人不意俱會于此又歎其未必常相聚也正
時盃酒間笑語倡和以理相責以義相告及離群而去遇物無感必有

深思而不得見者故必取其舊文而讀之如與其人語言從容亦可少解別後之思予之別諸友故以此為遺我使我遠行宿于覇亭野館疎林楓槭晚色落莫出而無人與語往往治酒獨酌面諸友所居引吭而望之不見旣發篋又無諸友之文使予吟諷而念之則予懸懸之情其可以已耶行有日矣敢以此告

治平元年閏月五日序

仲兄赴官休寧序　　芸閣先生

治平三年春正月辛巳來自河陽省兄長會兄長以御史論事于朝不納還第待罪者數日矣詔三論不起請益堅明日詔奪御史以博士為歙之休寧拜命即出國門餞于門南之佛舍都城士大夫相與就見之有齎咨嚬蹙以去位為嗟者有賞其風節撫手歎息以得名為賀者二者之詞日交于前兄方毅然不

動其感激之氣尚見于色發于語言之間噫寧之助果如是是亦至矣固其寵者奪其寵則悲徇於名者權其名則樂凡悲樂之起殆非至誠君子愛其君之所爲也君子以至誠事君有善必告曰吾君其行之有過必諫曰吾君其行之有過必諫曰吾君其改之一言不聽三言之再三不聽反復而言之又不聽乃曰吾君果不聽矣吾可以去矣猶曰庶幾吾君知吾去之所以然而少悟也由此觀之苟使其言行其諫聽推其中心之樂雖軒冕印綬曰加其身而不願以易此然其不得於君舍位而去豈其必哉故夫進與退名與否皆非吾之所存則其去也何悲乎何樂也乎守之見其兄不賀不唁默然知兄之至誠不可擁也兄將行矣然不可以無言蓋君子所貴乎全者以無所愧而不負世人之情處其小則志於大得其大

則忽於小昔凡爲御史抗言大事于天子之前今反
爲首治一邑日與吏民會計簿書辨析牒訴宜其有
不樂爲之心然凡既能於進退矣又豈不能忘於小
大之閒哉二月庚寅餞于陳留謹書以送

送余縣令吳憲甫序　　　　前溪先生

簡地劉遷曰余縣自吳大夫前其民爲群爲鬬幾負矣大夫
至其民爲盜既爲亂亡驗其獄而問諸老人曰大夫豈柔心
惠氣以煦汝耶且曰前此固嘗煦我矣吏偃蹇無而誅蹤縱
積怨而不問今大夫非不威我也而非煦我曰然則豈大夫嚴
聲疾色以怖汝耶曰前此固嘗怖我矣十月求負六月買凡
咸無曲直一置於穽泣冤相挐今大夫非不怖我也而非怖我
曰大夫無乃辛勤困竭孜孜以望治耶曰前此固嘗勤竭矣夜
半而雞鳴而興懸衣掛瓜忍餓吞渴今大夫非不勤竭也而
非勤竭曰是則大夫都無作爲偽然而家効耶曰前此固嘗偽

然矣出則高舉闊視入則甜舌謳舌一切事爲好者弄搖俳奇
無譏云爲全人今大夫非不偶然也而非偶然吾與里廛林野
雖受大夫賜而不識大夫所以爲大夫弟見朝游暮吟則玩石
月而撫玉泉暮游白雲則傲東庵而嘯天際暮吟白雲皆金溪
精驚者自初及歸無一日異也予聞而歎曰吏語不誣乎每與
憲甫拱戚袒裼裸裎顛散無禮而憲甫戴冠垂紳如在宗廟或
談謔評辯詼諧無已而憲甫默思緩答如對公相予且不能窺
憲甫涯岸而况尚能曉大夫之見解也哉如汝言則大夫非
今日大夫乃古大夫也請録以送行

送李公興少府序　闕前

簡能劉巡謂廣人李公興曰我與子同試禮闈子得我失方此
時慕子如珠望子如龍今也子失我得如子如偃慕子如病今
我及慕子乃昔子之慕我者也今子慕望我乃昔我之慕望
子者也公興聞言撫其顱而胡盧且曰吾失斯子又安得曰

洪与子酌一酒也我酣然醉子亦其有酒也帽一箱也我亦然
舞子亦其有箱也子失所聚我无官守也豈不有得哉公与
曰祭何日昔子之得也謂无或失以今觀之其得之幾自古大
富貴但不於失時觀之耳方其失時如菜秋脫彼唯无得故也
使彼有得則必𠔥屢矣可矣何者讀書所以為進士進士讀書之
稱謂也品一至九皆進士之色其衣者讀書猶不廢也苟以讀
書老則進士官何擇今子乃色其衣之進士不官尚不足歉況
暫此失乎子亢汲汲於令一縣牧一州相一天下待者十百人
呵者千万人則子之得如我之得奚其失公与遂大醉起舞坐
者歡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八